

文化交流資料

(僅供參考)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北欧五國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
對外文化聯絡局編印

一九五六年六月

目 錄

簡 介	1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芬蘭	3
一般報道	5
芬蘭報刊的評論	9
芬蘭各界人士關於歌舞劇團訪芬的談話	31
附錄：芬蘭的主要報紙	34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瑞典	35
一般報道	37
瑞典報刊的評論	39
瑞典各界人士關於歌舞劇團訪瑞的談話	61
附錄：瑞典的主要報紙	65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挪威	66
一般報道	68
挪威報刊的評論	70
挪威各界人士關於歌舞劇團訪挪的談話	79
附錄：挪威的主要報紙	82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丹麥	83
一般報道	85
丹麥報刊的評論	86
丹麥各界人士關於歌舞劇團訪丹的談話	101
附錄：丹麥的主要報紙	108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冰島	109
一般報道	111
冰島報刊的評論	112
冰島各界人士關於歌舞劇團訪冰的談話	121
附錄：冰島的主要報紙	124

簡 介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由團長楚濶南，副團長馬少波、任虹率領，在1955年9月6日到达芬蘭首都赫爾辛基。1955年9月9日，劇團在赫爾辛基開始了訪問北歐的第一次演出，11月30日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作在北歐的最后一次演出。從芬蘭到瑞典、挪威、丹麥、冰島，共經歷五個國家，演出52場，觀從總計為57,438人次。通過劇團的訪問演出，把我國人民的友誼帶給了北歐人民並向他們介紹了我國優秀的古典戲劇藝術。劇團的演出，贏得了北歐各界人士及普通觀眾的熱烈歡迎，在促進中國人民和北歐人民間的互相了解和友好關係上起了重要作用，並且在北歐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在各種各樣的社交場合，北歐各國各方面人士和劇團見了面。各國政府高級官員或出席看戲或接見劇團領導人的計有芬蘭的總統夫人、總理夫婦、教育部長、國防部長（社會民主黨主席）等；瑞典的國王、王后、首相、外交大臣、宮廷侍從長等；挪威的首相、文教大臣、外交大臣等；丹麥的王子、首相、不管大臣、教育大臣等；冰島的總統、外交部長、文教司法部長等（冰島總理雖然因病未曾出面；但也曾屢次經由別人轉致歡迎）。劇團和五國的大部分主要黨派的負責人，都見了面。至於和當地文化藝術界的來往，則更為廣泛。著名的藝術家、戲劇家、舞蹈家、音樂家等均樂於和劇團交往。輿論均給我國的戲劇藝術以好評。把劇團從北歐帶回各種報界評論，譯成中文，計有25萬餘字。他們說中國的京劇“對於西方觀眾來說，在藝術的表現方面，打開了十分新鮮和動人心魄的天地”，“是豐富的永不枯竭的泉源”，“是綜合性的，在創造上高度地融合了歌唱、舞蹈、陸劇、道白、武功、音樂、美術各方面，成為一種完整的統一的整體而又各有重點，靈活變化，使人既

感到無限豐富，也感到無限完美”。他們認為中國的京劇是與現實結合，富有人民性和生命力的。他們承認我國保存和發揚了自己的古典文化藝術，認為新中國的文化政策，“對過去也如同對將來一樣負責”。他們說，中國古典歌舞劇團的訪問和演出，是當地當年文化生活中的大事。

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人不歡迎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北歐各國訪問演出，但只是極少數而已。而劇團在北歐所獲得的成就，却是無法抹煞的鐵的事實。

我們不會忘記廣大的善良的北歐人民和朋友們的誠摯的友誼。因為我們明白，這乃是对我們親愛的祖國和人民的誠摯的友誼。我們也知道，他們所給予中國古典歌舞劇團的榮譽，乃是給予悠久而豐富的文化藝術的偉大的創造者——中國人民的。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芬蘭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於1955年9月6日到达芬蘭京城赫尔辛基。9月9日在赫尔辛基举行演出开幕式。12日結束在赫尔辛基的第一階段演出后，於15日赴土尔庫，譚伯尔、瓦薩 奧烏魯 庫奧比歐、密开利、和拉赫蒂等地巡迴演出。27日返赫尔辛基，29日举行閉幕演出，10月2日离芬蘭赴瑞典。劇團在芬蘭停留了26天，訪問了8个城市，共演出17場，觀眾共約17,300人次。

劇團在芬蘭各地演出的情况是很热烈的。在赫尔辛基的首次演出中，出席規看的芬蘭政府領導人物有芬蘭總統巴錫基維的夫人、芬蘭總理吉科寧及夫人、教育部長沙拉斯蒂夫人、司法部長海立克生及夫人、國防軍總司令海斯克寧及其他高級官員；文藝界名流有芬蘭戲劇組織中央聯盟主席吳連林（Wuoreninne）等。劇團的演出場場滿座，有些劇院还賈站票，这在芬蘭是空前的。

劇團的領導人，在芬蘭時和芬蘭的政府領導人物也有接触。楚蘭南團長會見了芬蘭總理吉科寧夫婦、外交部長維洛萊寧，楚蘭南團長和馬少波副團長會見了教育部長沙拉斯蒂夫人，又沙拉斯蒂夫人还宴請劇團領導人和部份團員。在其他城市，劇團領導人与当地的省長、市長和市議會議長等也有接触。

劇團与芬蘭文藝界人士的接触也很頻繁。劇團的領導人通过會見、座談或联欢会和他們接触。他們对我古典劇的藝術成就都表示欽佩。芬蘭最有名的女演員伊朗寧（Ella Eronen）說：“……很多有名的歌舞劇團曾來过这里，但都沒有獲得像你們这样大的欢迎。要知道芬蘭人不是傻瓜，他們都很苛刻，批評也很尖銳，但对你們的藝術却是一致讚揚。”又名導演維底卡說：“我們一直習慣於歐洲的音乐，你們的演出就像为我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这个

職業藝術家來說，你們的演出好像是給我們上課。這裡只有愉快的回憶，沒有不愉快的感覺。你們的演出在這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土爾庫演出結束後，土爾庫芬中協會主席羅生寧說：“你們的演出水平很高，你們過去贏得了赫爾辛基人的心，現在贏得土爾庫人的心，將來會贏得譚伯爾人的心。”

為了歡迎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在赫爾辛基的訪問演出，劇團在赫爾辛基期間，全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都懸掛中芬兩國的國旗。

芬蘭各地出面接待劇團的負責人，總是用中國的藝術“征服”了當地人民的心。這類的字眼來形容演出的效果。在譚伯爾、庫奧比歐、拉赫蒂等地演出結束後，觀眾的情緒還很高漲。他們依依惜別，有的人要求演員簽名，有的還在雨中等在門口要再看看我們的演員。芬蘭名演員兼導演亞維羅說：“芬蘭各地與你們劇團接觸過的人士一致的印象是：中國人原來是這樣漂亮、文雅有禮的人民”。

後來劇團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演出期間，芬中協會的秘書長特地從芬蘭趕到斯德哥爾摩，要求劇團再返芬蘭表演。這一切都有力地說明芬蘭人民如何熱愛中國的戲劇藝術。

一般报道

一件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事件

昨天晚上11时左右，你在赫尔辛基車站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男男女女，他們手里都捧着鮮花，他們是來歡迎中國藝術家的。这些人中間有中國駐芬蘭大使、芬中协会主席叶文佩、芬蘭戲劇組織中央联盟主席吳連林教授和亞維罗等人。

芬中协会主席叶文佩致歡迎詞，他說：“近年來中芬兩國之間的經濟关系有着顯著的發展，而這個事實也就促進了兩國之間良好的文化关系。你們來我國訪問有着重大的歷史意义，因為像這樣的歌劇團來我國訪問還是第一次。”代表團團長楚圖南向芬蘭人民表示衷心的致意。他說，代表團的這次訪問是希望表達中國人民對芬蘭人民的真誠友誼。歡迎的人一一與藝術家們握手，有的用中國話說“歡迎”，有的獻花表示歡迎。

——“新時代” 9月7日——

友 誼

如果有友誼，民族和語言之間的界線是可以克服的。在皇家飯店舉行的招待會上，芬蘭的戲劇家與他們的同行——中國藝術家結交朋友。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机会。大家都感覺到，中國人的親切和友誼氣氛充滿了整個會場。語言的不通不能阻礙我們感情的交流，我們很快地交了朋友。

在場的演員們都像楚圖南先生一樣的和藹可親。雖然語言不通，但是年輕、漂亮的女演員親切的微笑和熱情的握手，已把我們

吸引住了。他們很高興地向我們介紹了他們的職業。

我們不知道該團有这么多的女演員。我們過去聽說中國古典劇都是由男子演出的。年青的女演員們笑了一笑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自由新聞” 9月9日——

總統夫人出席中國古典歌舞團首次演出

中國古典歌舞劇團昨日在赫爾辛基作首次演出，國家劇院的劇場擠滿了被邀請的權威貴賓，出席的有芬蘭共和國總統巴錫基維的夫人，吉科寧總理及其夫人。

——“農民報” 9月10日——

人類的感情是相同的

阿里·巴錫基維夫人手中捧着玫瑰花坐在包廂里，吉科寧總理、部長們和外交使團的人員都在座，吳連林教授致開幕詞談到大中國和小芬蘭的互相握手，接着楚圖南團長對芬蘭人民和赫爾辛基居民一再表示感謝，並重申中國對和平共處和文化交流的願望。這樣就開始了中國古典歌劇團星期五在國家劇院的第一次演出。

這些藝術家把我國和中國的距離縮短了，他們給我們介紹了中國人民的生活。不論是穿綢緞的中國人或是穿麻布衣服的芬蘭人，事實上人類的情感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中國歌劇表演方法非常特殊，非常優雅。還應當指出，我們不必想像中國劇團的演出里有什麼宣傳——假如一個傳統故事利用了地主的兒子的胆怯來作為一種諷刺，那並不能算是一種宣傳，我們芬蘭人對於該受批評的那些上流階級人士，一般也不缺少批評。

另外，西洋戲劇與中國歌劇之間的最大區別是我們注意劇中用語言表達思想，而中國人對這一點有時並不重視（有時演出的是隱

劇)。他們從來不偏重語言，而是用充分的時間同時用眼睛、面容、動作來表達感情和思想，然而他們也能演出快速動作。中國武術演員的訓練與西方演員的訓練完全不同，他們的動作比我們的更富於表情，更輕鬆活潑的多。

——“芬蘭社會民主黨報” 9月11日——

中國歌劇團出席教育部長的茶會

昨天國家議會的大廳中，出現了節日氣氛，教育部長沙拉斯蒂夫夫人為中國藝術家舉行了茶會。色彩鮮艷的綢緞旗袍和面中人一般的中國婦女優美地拿着咖啡杯，稱贊芬蘭咖啡，甚至說可以和她們祖國的茶媲美。芬蘭方面的來賓有總理吉科寧、外交部長維洛萊寧以及戲劇界和歌劇界的著名人士。中國大使陳辛仁及其夫人也出席了茶會。

茶會在下午兩點半開始，教育部長沙拉斯蒂夫夫人致詞表示歡迎，認為我們在芬蘭能有機會和中國非凡的高級歌劇藝術見面，這是極其值得感謝的榮幸。部長的話是通過譯員講的。隨後中國客人聽到中國語音的“請”，大家才都到桌前用點心。這時，劇團團長楚圖南致詞。他以中國人非常禮貌的態度謝了主人，並向教育部長沙拉斯蒂夫夫人贈送了貴重禮物——兩個美麗的藍綠色花瓶及兩本圖冊，一本是現代繪畫，另一本是15世紀的名畫。對於這種名貴的禮品大家都讚不絕口。我們想：中國人和芬蘭人的相互了解，事實上不是很困難的，因為在茶會進行中，大家都十分友好與和洽。

——“赫爾辛基新聞” 9月30日——

在國家劇院中，中國歌劇團告別了

在我國訪問了三週的中國歌劇團，昨天在國家劇院舉行了告別演出。擠滿了整個劇院的民主的觀眾——包括總理吉科寧及其夫

人、赫尔辛基外交使節中最老的一位，苏联大使莱白底夫、文化界的杰出人物及許多普通人——再次对演出表示了讚美和嘆赏。剧团表演了技藝新穎、不受重力定律影响的力量及各种完美动作的節目后，芬蘭戲劇組織中央联盟和芬中协会为表示感谢，向歌剧团献了花。演員雷內代表芬蘭演員联盟贈送中國藝術家“一塊芬蘭玻璃”，这是一个虽然沉重但極美丽的花瓶；这件礼物所表示的意思是：芬蘭藝術家不能像他們的中國同行，沒有那么高度的和歷史悠久的藝術，但是“方法虽然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表现出欢乐和悲愁”。最后，中國古典歌舞剧团团长楚圖南代表全团，感謝芬蘭官方和藝術界对中國藝術家友好的欢迎和幫助。

——“赫尔辛基新聞” 9月30日——

芬蘭報刊的評論

几千年歷史的优雅迷人的舞台藝術

京剧团星期五在國家剧院第一次演出的时候，部長、藝術家們以及远在三楼后面的观众都看得出神了。也許我們大部分人都不能夠理解“人面桃花”全部的象征性語言，但从这里却可以看到中國戲劇的最本質的一面。女演員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微微地側着头飄行，她的面部表情是有節制的，但眼睛和手指始終不停地在表达意思。

“水漫金山”也許是那天晚上六个節目中最壯麗、最迷人和技術最高超的一場，然而在这里，一塊木板也就代表了金山。在所有演出中，台上的道具都僅限於一張桌子和几个長脚椅子。

在“水漫金山”和“鬧天宮”中，中國藝術家們示范地証明了他們能夠把武術變成一種藝術表現方法：每一個翻滾和跳躍的動作都是精密計算好了的，看上去像是一团混亂，实际上却有着最完善的次序，形成一個融洽的整體。

“獵虎記”是最容易了解的節目之一，其中飽和着感情和英雄主義，它重復了古老傳統中正義勝利的希望。“盜仙草”和“鬧天宮”通過神話反映了中國古代的真实生活。我們還可以从“鬧天宮”里看出人民對於推翻封建制度的意圖。中國歌劇同時也有抒情的戀愛故事。

——“劳动人民报” 9月11日——

中國人精采的訪問演出

來自遙遠的中國藝術家們，訪問譚伯尔和芬蘭並不是尋常的事

件。当訪問演出成为现实的时候，难怪人們都怀着好奇和向往的心情渴望中國人的表演。中國古典歌劇團在工人劇院演出（星期六、日兩天）时，譚伯爾的居民們体会到一种奇特的、美妙的藝術感。

節目开始前的一刹那，戲院里的灯光都擱熄了，一种未經歷过的期待情緒籠罩着全場的觀眾。幕拉开了，通向古老中國藝術形式的大門也就打开了。起初，我們不知道應該看什么：美麗耀眼的舞台色彩和華麗的服裝吸引着人們的注意。这好像是走進了神話世界的邊緣。

演出的節目是六个戲劇的片斷。从芬蘭觀眾的观点來看，这种選擇是成功的；因为演出特地从多方面介紹中國的歌劇，用意是在使我們的觀眾容易了解这种藝術。不然，假如我們只看一出戲，都么我們就非格外集中注意力不可。

中國歌劇的節目，是建立在古老的民間傳說基礎上的，表演方式富有傳統性。其特色在於歌、舞、音樂、動作、武功、和啞劇融合成一个整體，而每一个演員的技術又發展到如此的高度，使人感到難於对它進行分析。他們表达和描述各种不同的地点、情感和人的活动时，不需要佈景作陪襯。

絕對的藝術紀律也是客人們演出的特点，这个特点特別在战斗的場面中表現出來；在这些場面中，往往以絕對的精確性表演高超的武技。想到“鬧天宮”和“水漫金山”这些場面时，人們會產生这样的感想：要达到这种技術水平，需要多么嚴格和長期的訓練？有人可能要問：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困难的方式來表达呢？但我們也可以說：芭蕾舞演員用脚尖旋轉，我們不也是同样的感到奇怪嗎？

我們距離中國虽然很遙遠，但在这一方面我們近來已經使得存在於戲劇界的不同意見——表現的工具——接近起來了；另一方面，我們的觀眾，還不習慣於如此高度的象征性表現，所以不得不一再求助於說明書。中國客人們每一次的表演都給我們提供了多方面表現的可能性的良好范例。

上述兩個節目是熟練的武功表演，“三岔口”則特別是啞劇中無可比擬的范例。這出戲以愉快的情緒演出了一位店家和兩位客人在黑夜中的一場對打。演員們的動作和姿勢表現得精確和美妙。你的確感覺到這兩個人是在漆黑的房間里摸索着對打——雖然一切都在一個明亮的舞台上進行——總的來說，中國的歌劇是一個總體，個別演員並不容易突出表現；當然觀眾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是劇中的三個人，其中一個是羅慕鈞，或者說店家，他多次以驚人的表演使觀眾發笑。“鬧天宮”中的猴王在該出戲的各個場面中都是很驚人的。美麗的江新蓉細緻地掌握了模倣的技巧，在她身上表達出了東方女人的含蓄而傾心的愛情。她以令人羨慕的敏感性，表現了那種少女初戀的愛情，而她實際上已經是七個孩子的母親了。

“獵虎記”是一個容易了解的故事，主題是正義戰勝非正義。快樂的老虎使觀眾大大高興，特別是最後揭開面具，顯出他原來是一個人的時候。

人們離開劇院時，腦子里發生了一些問題和臆測，翻騰着一些奇怪的感想。一個新的、難以相信和迷世人的世界出現了。我們有機會和中國的古老文化接觸，這使我們非常感激。這次的訪問是我們談論已久的事件。

——“海美合作報” 9月20日——

光輝的中國舞台藝術介紹

對於那些關心國際文化聯繫的人們來說，介紹其他國家的藝術活動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完成的越自然，在互相諒解上面表現是出於自願，其效果就越好。針對我國觀眾，中國歌劇演出的安排很成功，雙方都滿意。

我們所了解的“歌劇”，在中國實際上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這次所看到聽到的是包含許多令人驚奇的因素的一種“戲劇”。（當然我們也得知演出的只是較長京劇的片斷場面，那些適合於我們了

解能力的片斷場面。)

如果我們看的是未經刪節的傳統中國歌劇，按照原來方式演出，此地觀眾就要遇到很多困難了。由於歷史上和人種上的差異使我們不能了解那些表現方法。現在訪問者選擇了一些片斷介紹給我們，簡單地說，他們把中國戲劇“現實主義”的一方面介紹給我們了。

來訪者所選擇的戲劇片斷里，指導節奏的打擊樂器佔據重要地位，真正中國的“旋律”比較次要。舞台上最突出的是中國戲劇的造型技巧，武術的強烈效果，以及在現實主義和抽象象徵之間的密切結合。

歌唱和對白在劇里佔較小部分，大場面里的舞蹈藝術受到重視，至於節奏上的強烈效果和服裝的燦爛色彩，應當承認以我們的習慣標準是不可能對它作出評價的。

對我們來說，要從這些精彩劇目里單獨選出個別演員的名字來是沒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演員充分了解本人在這個整體里所負有的使命，並且熱心地、毫無保留地、以高度的技巧表現出來。

國際間文化關係的恢復已經談了很多，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中國歌劇團的來訪以及他們所受到的歡迎，這件事證明行動比演說要有用得多。

——“農民報” 9月7日——

中國的戲劇

現在，我們有可能在芬蘭看到中國戲劇，這事實已經在芬蘭公眾中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評論家們都有些吃驚，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更使人吃驚的是這個訪問團稱為“歌劇團”。這個名字會使人誤會，因為這種藝術是戲劇藝術，其中歌唱和音樂也有他們自己的使命。在國家劇院的演出，得到了熱烈的甚至是暴風雨般的掌聲，但是一個經常看戲的人可以体会到這是對遠方客人們的禮

貌的鼓掌。在休息時間和散場后，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表示真誠的喜悅，有些人聳聳肩膀，有些人同意潘迪·漢帕在他關於中國的書中強烈地抨击这种戲劇形式的意見。歐洲戲劇家對中國古典戲劇的評價有很大的區別，有些人把它捧上天，認為是非常出色的一種外國戲；有些人認為它只是一種原始的、不可理解的、古老的和完全過了時的戲劇；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才認為它是一種獨立的戲劇藝術，是几千年來歷史發展的產物。

觀眾首先注意到在說明書里沒有提到劇作者、導演和舞台監督的名字，而只提到了中國傳統戲劇的特色。事實上這種民間藝術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沒有專門的作者。演出的戲並不是歐洲人想像中的戲劇。不可能說出劇作者的名字是因為這些劇本是根據古代的傳說、民間故事、古典小說的片斷或早就被人遺忘了的演員的創作編成的。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几世紀以來，經過不斷的修改而發展到目前的、成熟的形式。由於演員一代一代的傳授，所以導演也就不必要了。舞台的設備很簡單，有時几乎空無一物；最主要的是演員，所以演員的名字就列入了說明書。

中國戲劇有各式各樣的類型，雖然現實主義的戲劇是來自歐洲戲劇。這裡演出的戲劇是有着優良的古典傳統的京戲。歌唱、舞蹈、音樂、動作和武功結合成一体。整個演出都有音樂伴奏，歐洲人的耳朵所能听到的主要只是管樂器的聲音和噪音。所有的事情都在固定的形式中發生：手勢、台步、面具、服裝的樣式和顏色，都象征着劇中人的感情、性格、和他的社會地位。一個英雄陷入恐怖中時，雙手捧着頭顱顫抖；一個人發怒時，兩肩高聳，几乎可以把頭夾住。正直忠誠的角色是紅臉，壞蛋是白臉，勇敢的人是黃臉，神和善良的人是金臉。京劇的特點是用譬喻的手法來表現想像中的事物。例如：在“秋江”中，老艄公手里首先是一根船篙，然後是一支槳，他就用這兩種東西，在簡單的舞台上清楚地表現出秋天江面上蕩漾着一只船的情景。

在中國古典歌劇中，有着以武功為基礎的啞劇表演。出色的一

出是“鬧天宮”，这是根据故事創造的古老剧本。据说这是中國人民喜爱的戲；这不是沒有根据的。欧洲人看到了混战的群众場面及猴子和天神的战斗时，簡直感到驚人和神妙。主角是猴王孙悟空，馬鴻林飾。半个小时多，他杰出地表演了需要高度柔功的武術。他难以目睹的敏捷动作避开兇惡的天兵的刀劍；他突然像死人一样倒下，突然又躍起來把敌人殺死；他輕輕地从敌人的头上跳过，像一只陀螺一样在敌人之間旋轉。他的表演不能按一般語义來称为武功或芭蕾。在他那粗獷的动作中，夾雜着机智、輕快、創造性和吸引人的力量；同时在他的嘴唇上永远掛着一絲微笑；这不能不称为最高水准的演員藝術。不可能想像，任何欧洲戲劇的演員能作相同的演出。

虽然“鬧天宮”的战斗是非常粗獷的，但表现出幽默和喜劇性，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喝采。歌舞团訪問演出中的大多数節目，都有着相当强烈的幽默感和喜劇性。哑剧“三岔口”是最逗人高兴的，它是那些以誤会为主题的喜劇中最美妙的一出。故事發生在晚上一家旅館中，那里來了一位被放逐的將軍。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旅館主人領了这位將軍到里面房子去睡覺，同时又接待了保护这位將軍的年青人。但旅店主人怀疑他是謀殺將軍的刺客，因此准备在他睡覺的时候把他殺死。年青人到了自己歇宿的房間里。只有一根蠟燭照亮着房間。为了防止任何对將軍不利的陰謀，他首先把房間檢查一遍，然后吹滅了蠟燭，在桌子上躺下。舞台当然是亮的——否則观众什么也看不見了——象征性的吹熄蠟燭就表示房間是黑的。旅館主人拿着刀進來了，睡覺的人醒了。漆黑的房間里起了战斗，他們彼此都看不見。他們都像瞎子一样互相搜索着对方，有时用手，有时用脚；刀声有时在耳边嗖嗖作响，有时他們碰到了看不見的敌人的头髮；刀都从手中飛走了；他們以滑稽的动作扭打在一塊。当將軍听到鬧声和攻打他的守衛的时候，兴奋和喜劇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旅店主人拿一支蠟燭來，表示房間再亮了，这时誤会很快就澄清了。这个只有在开始和結束的时候才有对白的哑剧，是

表演藝術的真正成功。

要回答中國演員何以有這樣杰出的表演——最高峯是偉大的戰鬥場面——那是因為他們的嚴格訓練。在舊中國——新中國成立才6年——他們訓練演員是從七、八歲的兒童開始。學生離開了父母，到著名的演員那里，或到導演那里，或到某個私立的戲劇學校里；他住宿在師父那里，完全由師父管教。他一年只允許有幾天會見父母。一年又一年，甚至十年中，他努力學習唱工、背台詞、做工、舞蹈、擊劍和武功。那些適合他的性格的角色，就由老師用模倣的辦法來教他，因為老師和學生可能都是文盲。長期訓練的結果使他的動作和姿態完全合乎一定的表現規律，這種訓練在歐洲戲劇學校中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因歐洲的學生一般到十七歲才准予學戲。

中國傳統戲劇的服裝也值得我們單獨提一下。在國家劇院的舞台上，我們看到了無比美麗的服裝，這種服裝也許是我們過去從未看到過的。雖然服裝是根據歷史的風格設計的，但具備着無限藝術技巧的特征。每一幕劇的服裝，都是和動作及舞蹈的形式相適應的。厚底的鞋，將軍盔甲上的飾帶，富麗的色彩，寬大的袖子，長鬚等，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藝術的效果。

只有在看過兩次歌舞劇團的演出以後，你才可以正確地學習到如何理解中國的戲劇藝術。我們有了對中國戲劇藝術的正確理解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古典歌舞劇團用最純潔、最高貴的表現方法，體現了戲劇藝術。

喬漢尼·康卡 (Juhani Konkka) 作

——“新芬蘭報” 9月21日——

中國歌劇的訪問——迷人的仙境

週末到譚伯爾來訪問的中國古典歌舞劇團，帶來了東方的迷人仙境中的東西，使我們對它的無限寶藏有了一個概念，並且使我們從舞台的表演中親身接觸到了幾千年來的古老文化。